



# 浅夏六雅岁时记

周桂芳/文

风吹半夏，夏天悄然降临。随着暑气渐升，一动便觉闷热难耐。长夏炎炎，需寻些小趣，为生活素宣添几笔水墨。

风过蔷薇香。初夏，蔷薇恣意绽放，碎玉纷飞。我特意前往湖边观赏，蔷薇花瀑从木长廊上倾泻而下，如幽梦般妖娆，为平日增添了柔媚风情。那艳丽盛大的模样，宛如炽热的爱情。唤一声蔷薇，似爱的呼唤，让人想起夏日黄昏、细碎光影与有梦的往昔。茶靡花事了，折一枝花，簪于头上或插于瓶中，引香入室，风动花香。一两枝便足以厅堂增添精致，室内清芬，室外光影交错。兴起时，抚琴一曲，清雅之境油然而生。墙根处斜倚的花影，原是时光在素宣上晕染的瘦金体。

枇杷满树金。入夏，故乡枇杷满园黄。枇杷硕

果累累，圆鼓饱满，喜庆满满。枝头最顶端的枇杷果往往最甜，绒毛上凝着晨露的碎钻。枇杷熟了，黄澄澄的像金钱橘，果肉覆着一层薄毛，触感光滑柔软。枇杷独特的香气迎风飘散，令人垂涎。站在树下，伸手可摘，剥皮即食，过瘾至极；或席地而坐，尽情品尝，果大肉厚，酸甜可口。摘一篮枇杷，挎回小院，装在白瓷盘里，坐在摇椅上，捧书慢慢慢吃，惬意无比。蝉鸣声里，连书页的褶皱都沁着蜜色。

栀子花开白。浅夏，栀子花开，芳香素雅。绿叶衬白花，清丽可爱。那碧绿的叶子充满生机，雪白的花朵散发幽香。栀子花如白衣女子轻舞枝头，淡雅至极。其轻盈姿态与淡淡幽香，让美丽纯净而淡然。栀子花迎风绽放，如素裙书香女子，馨香萦绕，脱俗，令人心旷神怡。岁月悠长，夏日来袭，栀子花开，白如玉，香满衣。中年之际，我读出了栀子花不一样的美，感受到深

深的宁静与素雅。晨露在瓣尖悬而未坠，原是月光熬制的琉璃盏。

一碟红樱桃。樱桃红绽，娇小玲珑，缀满枝头。熟透的樱桃个大色深，轻轻一捏便溢出汁水，入口即化，唇齿回甘。红樱桃装在白瓷盘中，是夏日的清供，是唇间最养眼的一点红。夏日以樱桃、芭蕉入画最妙。丰子恺爱画樱桃芭蕉图：一碟红樱桃，几叶绿芭蕉，清愁不展，小物搁置一旁，蜻蜓盘旋其上。不见人影，但闲情逸致满溢，如初夏时光。红绿相映成趣，绿肥红瘦。夏天绿意荡漾，红无需多，只需一点，便映得绿意动人，多了丝雅情诗意。这点绛唇原是季节的朱砂痣。

芭蕉听雨声。雨是夏日的主角，芭蕉听雨别有一番滋味。芭蕉绿影恰恰高及窗棂，荫蔽屋檐。其叶如大自然撑开的油纸伞，经雨润得油光发亮。叶脉里似有一条河在淌，摒弃杂念便能听到细细的水流声。大雨锁门，雨帘闭窗，静听雨打芭蕉。打开书卷，书中也是一片雨声。雨声缠绵如琵琶，心情徘徊似天青色墨泼洒成画。雨打芭蕉拨动心弦。静静去听，似自然交流、心灵互答，是大自然鲜活生命与心灵碰撞的生动演绎。檐角坠落的雨珠里，藏着《霓裳羽衣曲》失传的第十三拍。

清水出芙蓉。小荷刚探出水面，弱质纤纤，亭亭玉立。蜻蜓与荷叶相依相偎，亲密和谐。夏

渐渐丰盈，绿荷恣意荡漾。荷花疏淡生长，红的俏丽，白的脱俗。荷叶碧绿，荷花嫩红，清香萦绕，沁人心脾。微风吹过，荷花婀娜多姿。清晨围荷跑步，风送荷香，身染清香。友人赠我荷花莲蓬，莲蓬舍不得吃，养在粗陶花瓶里，似把夏日荷塘带回家。荷花清高洁高雅，装点生活、陶冶性情。我把莲籽抠出，用莲蓬制成禅味书签回赠友人，把这出水芙蓉的雅致夹进书中。每个莲孔都蓄着半阙《采莲曲》。

入夏一盏茶。夏天适合把日子泡在茶里过。看细嫩茶叶在杯中悠然舒展，茶色渐渐碧绿清莹。啜上一口清香曼妙，消暑祛燥，身心惬意。一盏香茶、一曲清音，在口口清香中远离浮尘，在悠悠琴声中感受清雅。雨天用缸接雨，静置沉淀后煮沸泡茶，人如茶一样清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最会把生活过成诗。夏天，芸娘制雅茶：荷花初开时，晚含晓放。她用纱囊撮少许茶叶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夫妻对坐饮茶，风中弥漫茶香，二人眼神温润清亮。茶烟袅娜处，恍见荷瓣里藏着未拆封的月光信笺。

浅夏六雅，原是岁月在碧荷叶上默写的《声声慢》。待秋风起时拆开重读，每个韵脚都汪着未晞的晨露，蔷薇旧疤、枇杷绒毛、蕉叶银河皆在其中流转生辉。

## 花事终了处 悲欣始盛开

陈连清/文

茶余饭后翻阅《温岭日报》，“一年春事到荼靡”的通栏标题引起我的注目。文章是报道季节变化的，娓娓道来，文采飞扬。

荼靡？是啥玩意儿！我又查词典又上网，研读了许多资料，这才知道，它原来是蔷薇科植物，确切地说是悬钩子蔷薇，文化意义上美其名曰：荼靡花。《群芳谱》记载：“荼靡，藤身青茎，开白黄香花，事讫而谢。”农民伯伯自有他们的叫法，被唤作田野玫瑰、刺蓬等。记得小时候在温岭横峰一带的小山边、河沿坎、坟茔堆均有它们的身影。十岁那年，我和发小土云去听草，突然发现了一株偌大的田野玫瑰。我一边听着他讲述那过往的事儿，一边抡起柴刀便砍。不小心将刀砍在了自己的无名指上，留下了一条像小蚕蛹似的伤疤——收割荼靡时留下的永恒的纪念！

荼靡是一种绿叶蔓生小灌木，攀缘生长能有好几米高，常被人们栽培为篱篱。它喜欢温暖，比较耐旱，但是怕水涝，茎上长着刺，枝条又密又俏。它的花大多是白色，偶尔也有黄色和粉红色的，花香淡淡的，却能传得很远，久久不散。辛弃疾写过“点火樱桃照一架，荼靡如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现代科学检测发现，荼靡花香中的β-紫罗兰酮浓度达到0.37μg/m<sup>3</sup>（注：每立方米所含的微克数），这些挥发性有机物如同在大气中书写的《春暮分子诗》。更令人惊叹的是，它的枝条年轮特别密，一厘米竟有14圈纹路，与弘一法师绝笔时的呼吸频率（6次/分钟）形成分形共振，像是植物年轮对人类临终时刻的拓扑重演。

“荼靡不争春，寂寞开最晚。”仲春时节，当桃李李艳褪作胭脂泪，荼靡方于疏篱野径间悄然吐蕊。瓣瓣素心凝玉魄，不随桃李竞繁华，独守一隅清寂，却将春色换入最后的诗行。宋玉琪的《暮春游小园》云“开到荼靡花事了”，当最后的花瓣坠落时，带走了整个春天的秘密。

我居住的小区对面就有一株醒目的荼靡花，缠绕在高高的苦楝树上，相映成趣。虬枝托素雪，苍干挽流云，宛如天地挥毫写就的狂草，墨色枝杈间绽放出点点未竟的春魂。这种最后的绽放、末日的美丽，恰似1942年10月13日傍晚，弘一法师在1013.25hPa的气压中圆寂——与荼靡花瓣闭合时的气压不谋而合。大师临终前三日，在巴掌大的纸片上写下“悲欣交集”四字，“悲”是悯众生尚在苦海沉浮，“欣”是慰世人终有离苦得乐之望，字字皆映照着他普度众生的佛心。

这让我想起前些年去世的堂兄陈国定。这个住在横峰莞洞陈村的普通农民，临终前用尽气力叮嘱家人：“这兄弟多次送我外地特产滋补品，你们不要忘记付钱啊！”他枯瘦的眼皮勉强撑开条细缝，透出的微光竟让我想起荼靡花香里的β-紫罗兰酮分子——泪水中折射的荼靡光谱与他瞳孔扩散速率形成量子纠缠，仿佛亲情在生物光学维度凝成了时间晶体。

有学者说荼靡花就是彼岸花，开在黄泉路上作引魂灯。虽带神秘色彩，倒与嫦娥舒广袖、吴刚伐桂的传说形成天体力学式的呼应。当激光雷达测绘显示荼靡花陨落轨迹时，我忽然读懂：每片花瓣都在演绎时空弯曲方程，那些残香在空气湍流中形成的图谱，恰似岁月镌刻的年轮。

重读《温岭日报》上那篇暮春报道，我将其剪下珍藏。指腹抚过无名指的旧疤，恍惚看见荼靡花既在凋零处封印春色，亦在陨落时叩响永恒。小区对面的苦楝树上，今春最后一簇白花正随风飘散，恍惚是堂兄临终时眼中未落的泪光。

## 转动的年轮

解忧/文

时常看到同事亮亮背着挎肩包，骑着山地自行车如离弦之箭般穿梭在人流中。他总能巧妙地拐进小道，车把一拧就轻松超过排队的小轿车。即便是大雨倾盆，他也毫不畏惧地弓着背奋勇前行，冲锋衣下摆甩出一串水珠，那风驰电掣的模样总让我想起南大梧桐道上飞驰的青春。

其实我早有骑自行车上班的念头。前些日子在淘宝，花300元买了一辆山地车，满心期待能开启骑行之旅，可到手才发现车架歪得像醉汉。修车铺老板叼着烟端详半晌，噗嗤笑出声：“这铁疙瘩当废品卖都嫌重，不如买辆二手自行车实在。”这话让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父亲送我的银色永久——那辆伴我穿越三十公里通勤路的坐骑，车铃早已锈迹斑斑，但转动链条时仍会发出记忆里的咔嚓声。

记忆突然闪回在南大读研的日子。前湖校

区大得惊人，从一食堂晃到二食堂要走上十多分钟。我在二手交易网花70元淘到的自行车，被我们戏称为“宝马”。有了它，我能在各个学院的食堂间画着食吃的折线，车篮里热包子蒸腾的白汽混着银杏叶的香气。那时总见留学生载着中国女生飞驰，男生昂首挺胸蹬车，女生的长发被风扯成飘扬的旗帜。我的富二代室友每周骑几千元的山地车环城，而我只爱慢慢悠悠晃过校园，看树叶漏下的光斑在车把上跳舞。

更久远的记忆从深处泛起。那时镇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三卡”，改装过的三轮车厢里能挤下七八个人。为了省下几毛车钱，我每周都要扛着一大袋米走几里路去寄宿学校。瘦竹竿似的肩膀被麻绳勒出红印，看着邻居家孩子斜骑二八大杠飞驰而过，车链子哗啦啦响得像在嘲笑我——他们腿不够长就掏着半圈蹬车，活像一群撒欢的螃蟹，我却连当螃蟹的资格都没有。父亲那辆凤凰二八大杠永远锁在堂屋梁下。鼓起勇气说要买车的那个黄昏，父亲瞪着眼吼：“你说得轻巧，也不撒泡尿照照！”声调震得屋檐下的燕子扑棱棱乱飞。

直到后来上班，父亲给了我个惊喜。他推

着锃亮的永久车出现，车把上的红绸带在晨风里跳得人心颤。这辆500多块的车驮着我往返三十公里，兴奋劲儿确实不亚于如今年轻人提新车。最难忘那个清晨，同事小陈清晨偷骑未锁车与我换车，结果那辆车在单位被他人骑走，次日车主父亲当众训子令我愧疚。数日后丢失的自行车被神秘送回，成了单位茶水间无人破解的悬案。

网购自行车失败后，我在城市里辗转寻觅。某天刷抖音看到飞鸽自行车广告，冲动下单却骑得膝盖发酸。直到偶然拐进人民东路，永久自行车店的蓝招牌在夕阳下泛着暖光。老板娘推荐的白色山地车刚一上路，梧桐叶漏下的光斑便掠过眉睫，变速器咔嚓声里，父亲佝偻着擦车的背影、小陈涨红的脸、留学生后座飘扬的长发，都在辐条旋转间重叠成时光的走马灯。

暮色里经过轻轨站时，拆除的车桩空张着豁口。而我的新车正载着旧梦，在柏油路上碾出细碎的响声。恍惚看见父亲的凤凰车与银色永久在时空尽头并驾齐驱，辐条转动着，将几十年的光阴纺成绵长的线。

## 老娘不老

章柠檬/文

我厌恶“老母亲”这个称谓，母亲怎会老去？从你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开始。孩子一岁了，你便是周岁孩童的母亲；孩子十八岁了，你也刚成为十八岁成人的母亲。孩子的每一天都充满新奇与未知，而作为母亲的每一天，也绝非旧日的重复，而是新母亲的不断诞生。

难道你不觉得母爱是一场热烈的探索吗？你在探索着逐渐长大的孩子，也在探索着如何成为更好的母亲。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无法预测，也无从参考。孩子十二岁时，还常黏着我，恳求我陪他睡觉，否则便会害怕得做噩梦。我望着那张稚嫩又倔强的小脸，心中急切地寻找着答案，思索着如何在他幼小的的心灵中筑起一座安全的城堡，给予他勇敢和自信的力量。刚迈入十三岁的门槛，有一天晚上，孩子突然认真地对我说：“你能不能在我的房间只待十分钟就回去，做作业时催我不超过三次，不翻我的抽屉，在我和同学打电话时保持安静……”我望着他那不容反驳的坚定眼神，默默地关上了他的房门。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不能轻易去打扰，我能做的，是给予他默默的关注和充分的自由。

难道你不觉得母爱是一种积极的成长吗？你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快速成长，他也因你的成长而不断进步。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句话只有身为母亲才能深刻体会。这种“刚”，

不仅是体力上的，更是心智上的。鸡妈妈在寒风凄雨中用羽翼紧紧护住雏鸡，是一种“刚”；鹰妈妈在高山之巅毫不犹豫地將雏鹰推向悬崖，也是一种“刚”。当孩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每个母亲都很不得自己是钢铁侠，能够24小时不知疲倦地守护在他身旁。随后，他学会了走路、说话，开始问你“十万个为什么”，我们又恨不得自己是百科全书，能及时给予他最正确的答案。然而，每个孩子的成长都没有标准答案，他们是不同的种子，能开出不同的花。我们也是独一无二的母亲，在各自的轨道上修行成长，积极成为孩子的应答者。在这个过度竞争的高压环境中，逃不开的“卷”考验着每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如果孩子焦虑不安甚至暴躁，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成长得不够快，将寻找不到答案的恐惧和不安传递给了他们。我们既要鼓励孩子在题海中越战越勇，在学习竞争中突破自我，也要带领他们去欣赏日月星辰，感受花草树木的美好，领悟宇宙的浩瀚和生命的奇妙。在教会孩子知识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耐心；在教会孩子耐心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平静；在教会孩子平静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从容。我们在帮助孩子成长的同时，也在成就更好的自己。母亲不仅是一个称呼，更是通过传递母爱来完善自我的一场伟大行动。母亲并非生而为母亲，而是逐渐成为母亲。

难道你不觉得母爱是一种深情的放手吗？世上唯有母爱，是为了不爱而爱，倾其所有去爱，只为了让孩子能够脱离母爱，独立成长。

正如作家龙应台所言：“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放手比牵手更难，因为心中充满了爱与不舍。当初我给孩子哺乳，一直坚持到他快两岁。其实并不是孩子不吃了奶，而是我心存依赖，不愿断开与他身体上的最后连接。当他某天晚上躺在我身旁踏踏实实睡了整宿，意味着他完全摆脱了母乳。那一刻的失落远大于喜悦，就像剪断脐带的那一刻一样。我知道，他再也不需要从我的肉身中汲取营养了，他完全从我的身体中脱离了。他会离我越来越远，想到这，我格外珍惜与他的每一次相拥、牵手。然而，孩子长得太快，总是在我们还不肯放手的时候就必须放手。孩子每次住校时，我们彻夜难眠；孩子选择独自旅行时，我们巴巴地盼着他的视频电话；孩子每次走进人生重要考场时，我们总觉得还应该再叮嘱几句。学会深爱也会学会放手，是母亲一生的功课。我们必须承认，孩子不属于母亲，而是属于他自己。他只是经由我们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弓，孩子是箭。把弓拉得越满，就是为了让箭射得越远。让孩子成功地离开母亲，也是母亲的成功。

再回到开头，我们哪有资格以“老母亲”的口吻去教训孩子？十年前，孩子追着我喊“妈妈”；五年前，他开始一本正经地喊我的名字；三年前，他一副成熟模样喊我“大姐”；现在，他动不动就劝我：“朋友，少吃点甜食吧。”瞧，孩子会一步步把我们“逼”成一个“孩子”。老娘才不老呢！